

# 回家過年，經歷杭州鄉村的基層抗疫



家鄉的朋友說，我一回家就“進了決賽”：1月29日，家鄉所在的杭州富陽一母嬰館被列為高風險區。村裏和鄉裏的防疫形勢也由此變得緊張，於是我想，不如去現場看看杭州的鄉村基層如何抗疫。

## 回到高風險區

家鄉的朋友說，我一回家就“進了決賽”。家在杭州市富陽區，有家母嬰館成爲傳播源，傳染好幾例，其中還有不到1歲的嬰兒。1月29日，杭州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布消息，將這家母嬰店列爲高風險區。

高風險區，對富陽來說，這算是疫情常態化後的頭一次。說起來，這也是自2020年春節之後，我離疫情最近的一次。過去兩年，各處出差，各地輪番起疫情，但我都僥倖避過，一次集中核酸檢測都沒碰到過。

這次過年返家，反而碰上了：我家離高風險的母嬰店挺遠，但隔壁村裏有密接的村民，已經去酒店集中隔離了；我們村裏也有居家隔離的。整個鄉從1月30日晚設卡，我爸爸被徵去當志願者，第一晚在那裏熬了一夜。早上他回來後告訴我說，卡點挺嚴格，祇進不出。而出，也得到鄉裏去開證明，得有正當理由，比如孕產婦，比如醫護人員去值班，比如有些年節不休息

的企業員工等等。我爸說，爲了值班控制疫情，本鄉政府的工作人員，這個年都不回家了，吃住都在辦公室。於是我想，不如去現場看看杭州的鄉村基層如何抗疫。於是跟鄉裏的董書記約好，除夕夜跟他去幾個卡點看看。

我們鄉在富春江北岸，沿江畔而居，東西走向，呈長條形，守起來倒容易。西端路口在山腳下，東面通往富陽鎮上，人流來往，除夕夜“回村裏吃年夜飯”的基本都從這裏走，所以是最重要的卡點，董書記稱爲“東大門”。

前面說了，1月30日第一晚還可以憑證明出行，除夕我去的這一晚，更嚴格了，連進出證明也取消了，基本不允許進出，勸返了不少趕回農村吃年夜飯的車。根據我的了解，富陽區其他各鄉鎮都設了類似卡點，目的是讓人流靜下來。

## 卡點與流調

除夕那晚，我到“東大門”卡點的時候，是夜裏7點左右。在場有十來個人，我爸爸說，人數那麼多，有時也是爲了壯聲勢，萬一真的碰到有心橫衝直撞之人，看到人數多，也會因此收斂。卡點現場一看也是抗疫經驗豐富，一頂藍色帳篷，用於臨時隔離紅碼人員，另有兩個“集裝箱”，其實就是臨時簡易房，一間用於臨時休息，一間鋪兩張行軍床，夜間可以小睡。集裝箱

有門，通電，比疫情早期普遍使用的帳篷高級多了。門關上後密閉性挺好，燒個白碳爐取暖，冬天也不冷。

才第二晚，簡易房裏吃的喝的已不少，說都是村民捐贈，包括白炭也堆了二十多箱，有種殷實豐盛的感覺。門上甚至貼了福字，還有對聯一副，本鄉書法愛好者所寫，上聯是“大富陽山河無恙”，下聯是“美新桐百姓安康”。沒想到還有餘裕貼春聯，與我想象中的氣氛很是不同。

我走到這裏，走到那裏，用方言跟大家聊天，我反復聽到他們提到“伐好一刀切”(不好一刀切)。晚些時候我又到鄉政府的流調辦公室，才意識到爲何有些地區會“一刀切”：當人手、經費不足，管理組織能力跟不上時候，“一刀切”能快速有效按下疫情。雖然也容易產生怨言，可緊迫時刻，某種程度上，群眾滿意度排不到最高優先級。

在我們鄉的卡點，我看到來往車輛檢查之後，大都能得到放行。現場的工作人員跟我講，浙江省講的是“精密防控”，一位年紀較大的工作人員說，“那你說，要是孕婦，你怎麼可能攔着不讓去醫院，沒這個道理”。

“精密防控”大概可以理解爲“一刀切”的反義詞。爲了區分轄區內追蹤數據代表的每一個人的“危險性”(密接，次密接，亦或祇是時空交錯被大數據誤傷)，這幾天每天都有十幾工作人員全天24小時在打電話。大數據傳到鄉裏，接下來的工作就交給“人工客服”了——他們負責流調，我們在網上看到的流調內容，都是他們一個電話一個電話打出來的。

說“人工客服”，是因爲流調辦公室那間屋子，乍看確實太像個“客服中心”了，還是現代社會寶貴的“人工客服”。我進到辦公室裏，看到一屋子的女孩子，七八個人，對着電腦，沒人抬頭，都對着電腦，在用手机打電話。我原來接到流調電話，總疑心爲什麼顯示的是手機號，問我行程，我也警惕地問過，“你怎麼證明你是派出所的”。一進屋就明白了，這麼多人趕進度，每個小時要通報進展，哪可能用座機。除夕那晚，屋子裏唯一的除夕元素是，辦公室投影大屏正在靜音

播放的春晚——我進屋時正在播大張偉和王勉的節目。

但爲啥都是女生？男生打流調電話，被懷疑是騙子的可能性更大。帶隊的何鄉長也是女士，看上去挺疲憊，她告訴我說，流調工作最麻煩的就是獲取信任，要麼被懷疑是騙子，要麼被懷疑是電話推銷。接起來掛掉，接起來掛掉，僵持時有發生。每個電話打起來，短則三五分鐘，長的得打一個小時——從多次被掛斷，解釋自己不是騙子，到受訪者接通、回憶行程，到最終完成流調，實在考驗耐心。

還有個問題很多人看不到，基層工作加班加點熬通宵很常見，我們這裏，臺風來了要防汛，疫情這一來做流調，都是不回家的。何鄉長說，不像男的可以粗糙一點，三五天不洗澡，基層女幹部的需要未必能被看到。她有個同事，丈夫是醫護，孩子十歲，沒人帶，媽媽來通宵加班，就把孩子帶着睡在辦公室了。

除夕夜的數據還不算多，前一天才是數據高峰，鄉裏自己人不够用，不得不去找來一些返鄉大學生當志願者，幫助完成這些流調電話。這幾天，得益於流調工作者，全杭州市集中隔離了三萬人。

## 村中防疫

也許正是因爲進出措施相當嚴格，讓人放心，村裏的氣氛反而自在：年夜飯照舊，烟花炮仗照舊——除了不再打麻將。即便如此，村裏的防疫仍在進行。

我們村由兩個自然村組成，村裏有山，村邊有江，如果抄近路，可以翻一座山去到村西。村裏的防疫措施包括，村中入口盡數封掉，祇留一個，搭起防疫帳篷，支起路障，必不可少的是健康碼和測溫。進村都得登記。

另一個工作是巡防，算是查漏補缺，聽着有趣，我跟着去參加了一次。巡防志願者，多半是村中婦女，兩兩組隊，每天一巡邏，下午去領上一張塑封好的二維碼，挨家挨戶，請大家掃一掃。關緊的門倒不一定會去敲開，多半是“逮住”坐在門口的，在村裏溜達的，看到一個就說，“手機拿出來，掃一掃”，語氣既不強勢，也不卑微，最好帶一點親呢，這個尺度不好拿捏。有人不情不願，大爺立馬拿出一副比他更

怨懟的姿態，“我們也是白跑跑，辛苦不討好”。對方一聽，多半就敗下陣來，拿出手機配合掃碼。

前兩天得到的消息是，村與村之間最好不要走家串戶了，大家先靜一靜，我私下揣測，大家最在意的還數麻將活動。對富陽人來說，過年不打麻將，算什麼過年？但今年麻將是明令禁止了，我偷偷觀察，村裏的男人女人，老老小小，因此蔫兒了不少。返鄉年輕人(我)也喜歡麻將，最喜歡的活動就是跟兄弟姐妹打兩輪，在村裏，想不出來還有比這更好的增進感情的法子。甚至我看着連大黃狗都無精打彩，可能按大黃狗的經驗，每到過節，這種霹靂啪啦的聲音應當更響才對？

不過，防聚集，麻將活動的確是首當其衝應當管起來的。因爲打麻將可不是區區四個人，一般打起來，旁邊總有三兩個圍觀的，有的是拐進來觀戰，有的是老婆坐在老公旁邊，有的是兒子站在老爸身後(非得)指揮。觀戰不語，不存在的。“你那張牌麼打錯的呀”，立刻引來反駁，“我打牌要你管”。

我算是從小在麻將桌邊長大，大概在學會九九乘法表之前，已經學會打麻將了。過年禁麻，對我來說，可算疫情影響村中生活的一大旁證。除夕那天坐在書桌前，想起武漢疫情爆發，我在富陽打電話採訪，同樣是除夕的晚上。無暇它顧，祇趕稿子，等我稿子交掉去吃年夜飯，早收攤兒了，爺爺奶奶叔叔嬢嬢已經在快活地打麻將了。開了兩桌！爺爺嗓門奇大，牌技奇臭，祇有三個兒子願意陪他一桌打。另一桌是奶奶和她的三個媳婦兒。我從蒸籠裏找出熱乎的白腌菜炒冬筍，我媽媽特地給我留的，盛碗米飯，吃個痛快。我爺爺癮這麼大的人，這幾天也在停戰。

比起兩年前，疫情不再凌厲。昨天是年初二，聽到說法，我們鄉的村與村之間已經可以往來了。雖然初一時，杭州新增11例陽性，但都是從隔離篩查出來的。到初一晚上也就是第三晚，進出已經鬆泛起來，祇要有綠碼，體溫正常，基本可以進出了。直觀感受就是，五天內，杭州已經把這輪小爆發控制住下來，讓人對網上說的“你可以永遠相信杭州”有了一點實感。

# “雙減”後的第一個寒假，爲何有六成家長更忙碌了？

寒假已經過了一半，“雙減”後的第一個寒假，孩子們不再輾轉于各個學科培訓班，他們會過得更輕鬆、更快樂麼？記者面向家長開展了寒假小調查。調查結果顯示，有48.61%的家長表示，寒假花費沒有變，26.39%表示花費減少了；63.89%的受訪家長稱，今年寒假比往年更忙碌了。

“雙減”之後，爲何有六成家長認爲比往年更加忙碌？

這其中有合理的“更加忙碌”，也有值得關注的“更加忙碌”。家長花更多時間陪孩子、一起規劃寒假生活，使自己變得“更加忙碌”，這體現了寒假生活的積極變化；而一些家長給孩子報多個非學科素質教育培訓班，以及給孩子找“私教”進行隱形學科類培訓，這種“更加忙碌”則是不理性，甚至違規的，是“雙減”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。

“雙減”後，由於學科類培訓不能在寒假中開展，這需要家長花更多時間陪伴孩子，給孩子規劃與以

往寒假不一樣的假期生活。對此，需要兩個轉變配合這類“更加忙碌”。

一是家長家庭教育理念的轉變。以往很多家長規劃孩子的寒假生活，是以上學科類培訓班爲主線，孩子大部分的寒假生活時間都在培訓班上度過。“雙減”後需要家庭教育回歸，《家庭教育促進法》要求家長要“親自養育，加強親子陪伴”。花更多時間陪伴孩子，會讓家長覺得“更加忙碌”，但這種陪伴對孩子健康成長十分重要，既可培養孩子的興趣，又可增進親子關係。

二是社區服務理念的轉變。總體看來，我國不少社區以前並沒有把未成年學生作爲服務對象，社區主要服務老年人，雙休日、寒暑假中，很多社區裏的未成年學生，很難在社區裏找到有意義的去處，開展感興趣的活動。這也是很多“雙職工”家長一到假期就把孩子送去培訓班的原因之一。

“雙減”後孩子的自主活動時間會增加，怎麼讓孩子們寒假過得有意義，不能祇強調家長的責任，還應該積極發揮社區的作用。社區應該整合所有公共資源，向未成年學生開放，並招募志願者、和專

業人士一起爲學生們開設培養興趣與拓展綜合素質的課程、活動。這可以分擔家長的壓力，也疏導家長的焦慮。

給孩子報更多非學科培訓班，是“雙減”後第一個寒假的變化。這在預料之中，但有的家長給孩子報非學科培訓班並不理性。據報道，針對家長的非學科培訓需求增加，一些非學科培訓機構趁機惡意漲價，進行過度營銷。

最近，教育部等部門聯合已印發通知，部署開展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收費專項整治工作，通知指出，隨着寒假的到來，非學科類培訓市場營銷急速升溫，一些培訓機構趁機漲價、傾銷課時，制造焦慮，加重了家庭經濟負擔，在一定程度上對衝了“雙減”成效，必須堅持以人民爲中心，全面加强非學科校外培訓監管，不斷鞏固深化治理成果。

非學科培訓機構的收費亂象，無疑會危害這一行業的健康發展。對於讓孩子接受非學科培訓，家長也應該有理性的規劃，不能盲目跟風，認爲給孩子報班越多越好。要根據孩子的興趣、特長選擇藝術、體育、科技等方面的非學科培訓，並尊重孩子的意見。逼迫孩子去上不感興趣的培訓班，這會適

得其反。

還有部分家長給孩子請“私教”，這就屬於違規培訓了。在這個寒假中，有多少家長送孩子去非學科培訓機構、家庭的非學科培訓支出如何、有多少家長給孩子請“私教”開展隱形變異學科培訓等，是評價“雙減”成效的重要指標。如果上非學科培訓班的學生增多、家庭的培訓支出負擔沒有減輕，表明“雙減”還必須在規範校外非學科培訓機構，以及疏導家長的培訓需求方面繼續發力。

從現實看，規範校外非學科培訓機構，需要盡快出臺監管政策，防止學科類培訓機構轉向與資本進入非學科培訓領域，制造新內卷，增加學生的負擔和家長的焦慮。而面對變得“更加忙碌”的家長，需要形成“雙減”的社會合力，尤其是社區教育不能再缺位。

讓孩子過一個有意義的寒假生活，除了家長履行家庭教育職責外，社區教育的作用比學校教育的作用更重要，因爲寒假就應該給學生更多了解社會、融入社會的社會體驗、社會教育。包括很多學校給孩子布置的“寒假作業”，也必須依托社區教育、社會教育才能完成。

